

蒋肖斌

一周暖闻

村民为无名烈士守墓73年



人们只知道墓里面埋葬着一位司令和一位团长。1950年，那位司令的后人迁走了其中一座墓，另外一座继续留在丰盛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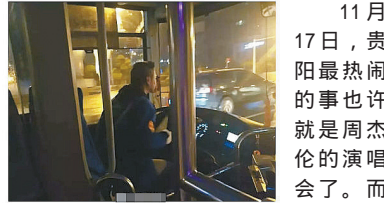
60岁的贾林香30多年前嫁过来，一直靠种地和养鸡为生。她每年都来到村里的后山，给这座无名烈士墓烧烧纸，拔拔杂草。守墓，已经守了73年。贾林香的公公曾是村里管财粮的负责人，1945年，八路军安葬了两名烈士，并委托贾林香的公公帮忙照看。

2014年，喜欢研究八路军历史的王宗利来到这座烈士墓，通过翻阅史料和联络各地民政部门，墓主人的范围最终被缩小到两个人。33岁牺牲的廖绍烈烈士和29岁牺牲的邹开胜烈士。两人同时牺牲在1945年山西平遥的一场战斗中。73年来，他们的后人也都在寻找他们的遗骨。

近日，通过DNA鉴定，这位无名烈士的身份被确认，他就是抗日时期延安南下干部队副旅级干部邹开胜。已经73岁的邹开胜的女儿看到这个结果，止不住的泪水一滴滴掉在鉴定书上。

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

公交司机夜护送路女歌迷



都赶来贵阳听演唱的女孩廖星缘，不仅感受了演唱会的火热氛围，更体验了贵阳的温情。

那天晚上11时，演唱会结束，廖星缘坐上208路公交车准备返回住处，但人生地不熟，直到终点站才发现坐错了车。这时，她所在的位置距离目的地将近10公里，打车也非常困难。这时，公交车司机葛师傅走过来问，廖星缘便把坐错车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葛师傅开的是末班车，按计划是要开回车站停放。他打电话给车队报备后，决定用公交车将乘客带回易打车的地方。

当时师傅问了我们每个人的酒店地址后，往回开了大概七八公里，先是分别把那两个女生和男生送到了距离他们酒店1公里外的站台，下车时还一直嘱咐他们不要打黑车，注意安全。廖星缘说，因为时间太晚，师傅还是不放心，直接把她送到了酒店门口。此时已将深夜1点，而早上6点，他又早起床去上班。

廖星缘说，这是自己2018年经历的最温暖的一件事。事后，葛师傅说：这么做只是举手之劳。

真正的护花使者，在城市的黑夜中守护光明。

交警牵手送老奶奶回家



一段济南交警牵着老奶奶走路的视频，近日在网上盛行。交警名叫何旭，是个90后，当时正在路口执勤。一名80岁上下的老太太出现在路口，手里提着很重的包，脚下看上去也不稳，差点摔倒。看到这一幕，何旭本能地跑了过去，老人也恰好看到了他，伸手求助。

没问题！何旭摘下了制式手套，左手牵着老奶奶的右手，右手提起快30斤重的大包，一老一少往前走。得知老人就住在前方二三百米远的小区，何旭当即决定将老人送到家门口。何旭的善良举动打动了无数网友，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询问他是否单身。对于他做出的这个暖心之举，他的同事都表示不奇怪：他平常就是个好孩子，善良，干这事太正常了。

只说一句，是的，何旭目前还是单身。

温暖 冰凉 的苗寨

执笔：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白皓
视频编导：实习生 程丹
H5制作：中青融媒工作室
文稿编辑：蒋筱薇

怀揣一颗炙热的心站在寨子面前，余宗洋的眼前是冰凉的。

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片白雾，随着刺骨的风散去，眼前深褐色的木房子是这个名叫排扎的苗寨里最常见的建筑，深灰色的瓦、土黄色的路、阴沉沉的天，半天见不着阳光。

而他通向寨子的路则充满着勃勃生机。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本科，清华大学法学硕士，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知名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每日西装革履进出写字楼，谈着大项目，拿着不菲的新酬。

余宗洋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16年

12月15日。太冷了，甚至有点凄凉！他提着行李走进寨子，开启了驻村扶贫工作。

此前，他在北京的寝室里看了一部央视的专题片，讲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的故事，看完专题片，他下定决心考选调生，去从没用过的贵州黔东南。

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，余宗洋说。这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话，自己也说出来了。

苗寨里的村民们知道村里来了高材生，一个设计了贵阳龙洞堡机场，一个建造了核电站，但自从有了出息就很少回村，家里

的老房子修修补补凑合着。

寨子里有点本事的人都外出了，不少木房子常年空着。余宗洋翻出了寨里的花名册，总共80多户人家，留在寨里的年轻人伸出双手就能数过来，多数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寨子里有个村民组长，帮着上传下达一些事，除此之外，没有村民操心整个寨子的长远发展问题。

怎么让寨子有点生机不这么冰凉，这是余宗洋的第一反应。

课本中没有这样的知识，余宗洋开始一户一户走访。寨子里的村民淳朴热情，余宗洋不用敲门，走到谁家门口都能听到进屋吃饭的招呼声。屋里地上挖个几十厘米的坑，填上炭，架个锅，切一块屋里吊的老腊肉，煮上地里的新鲜蔬菜，端起一大杯糯米酒，一顿饭可以边吃边聊几个小时。

通过吃饭聊天，余宗洋了解到村里总共有13个姓氏，这意味着80多户人家分为13个大家族，有些稍大的家族有不同的支系，村里还有几位性格泼辣的妇女，说一不二。有人提醒余宗洋，必须要平衡好各个家族的关系，才能服众，这是村里的政治。

余宗洋很有心，不论进谁家都能看到家里缺点什么，有段时间他接连在淘宝上买了好几把火钳子，先快递到县里，再从县里带回村，送到火钳子坏了的村民家。他经常给老人孩子带些食品和小礼物，村民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懂事，大事小事都会告诉他。

余宗洋还把住处搬到了一户村民家，家里男主人姓王，女主人姓姚，这两个姓是村里最大的两个姓，相当于一下子住进了两个大家族里。老两口的儿女出嫁离家，他们就把余宗洋当成家里的儿子，一口锅里吃饭，余宗洋每月交500元生活费，平时时不时从县城买些好吃的回来。

其实，寨子里的人想发展旅游，从寨门口到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有一条平坦的山路，距离大约40公里，开车不到1小时，寨子旁有一个未开发的瀑布群，景色很美，具备做特色旅游的基础。县里也有支持排扎苗寨发展旅游的计划，还从北京请来知名的规划设计团队。在余宗洋的脑海里，寨子应该是一副大干快上的样子，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村民们不知道劲该怎么使。

先让寨子里吵起来。余宗洋发动村里的党员、老人、妇女等18名代表共同成立管理委员会，跟寨子有关的大事小事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商议，经常开会嘈嘈杂杂，但这不是有了生气儿吗？

管理委员会拉起了村民微信群，在寨里生活和外出的村民都拉进群，没几天工夫就拉进了170多人，群里七嘴八舌地讨



余宗洋（右一）在村民文启光新建的木房子里。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白皓/摄

论寨子该怎么干，隔一会儿就能有几十条未读信息。一次，群管理员被几位村民唠叨烦了，把一些人踢出了群，把人踢出去了人心就没了，寨子还怎么干？余宗洋又重新拉了个群，取名美丽排扎，自己当群主，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。

余宗洋总觉得寨子里灰暗暗的，冬天温度低，建筑还都是冷色调，很闷，没有显眼的能振奋精神的东西，他有时三更半夜在村子的后山上晃荡，想村里的事，在老人嘴里那是块阴地，夜里不能去。

他想到了在寨子里挂国旗，红，醒目！他很快用自己的工资在淘宝上买了100面国旗。

选最显眼的一家人挂第一面，高高的挂着。余宗洋说，村民出门一抬头就能看到五星红旗在寨子里飘扬，特别鲜艳。

第二天，村里发种子，领种子还可以领国旗，一夜之间村里挂了60多面国旗。在寨子里走了一圈，我突然就笑了，精气神出来了。余宗洋说。

集体议事，挂满国旗，寨子渐渐有了苏醒的味道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怎么发展旅游。

北京的规划设计团队给村里设计了非常漂亮的苗族民宿，全木质榫卯结构，县里支持了资金。2017年2月28日破土，7月31日竣工。团队从网上淘了一大批精美的用品，锅碗瓢盆、牙刷香皂、茶壶高脚杯，包装箱堆满了院子，几个人拆快递就花了3天。

在这栋民宿里，可以像吃西餐一样优雅地品尝地道的苗族美食，高脚杯里可以是红酒、可以是西瓜汁，也可以是苗家米酒。每个房间每晚卖280元，餐费另算，夏日里最多的一天有7000多元入账。

收入可观，寨子里炸了锅！

有人立马回家商量改造自家的老屋，余宗洋追到家里，建议村民按照已经建成的精品民宿大兴土木，扩建一步到位，传统的旱厕都改成冲水马桶。有村民返乡，贷款好几十万元，投资建了可以同时容纳100人的餐厅。

寨子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旅游，瀑布群旅游设施项目也上了马，余宗洋像打了鸡血，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最初希望每家都改成民宿，有规模的接待能力才能外出对接旅行社，让游客成批进来，后来觉得现有的老房子打扫干净加上床也行，立马见效。

总有人问余宗洋，你什么时候把游客带到我家？

余宗洋经常反问，你什么时候把床铺、厕所、洗澡设施做好？

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来，我就什么时候做好。

余宗洋清楚，村民们找了大半辈子的

家长应该始终让子女看到，自己是跟他们站在一边的。向子女施加太多压力，追求完美主义，考了99分只丢了1分就觉得孩子失败，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。这根本不是教育，而是一种对孩子潜能的过度索求。如果因此让子女产生对立感，难免得不偿失。

就分数层面而言，7分当然不是什么可喜可贺的成绩，但是，在一个未成年人成长以至于社会化的过程中，分数扮演的角色究竟有多重呢？教育之所以在应试化的圈子里走不出来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分数被赋予了太多的符号性意义。选拔性考试当然要看分数，但分数还远远不是成功的标志。

放烟花庆祝儿子考7分，当然不是走向反智的道路。一方面，分数跟智识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，并不能简单化地下判断；另一方面，庆祝不意味着满足，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激励手段。

其实，动辄渲染高考状元多么努力、多么优秀，和一段时间盛行的读书无用论，都是人们在分数崇拜思维主导下产生的认知偏见。应该承认，学校教育是主流大众完善公民素养、习得一技之长的最重要渠道，分数依然是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。不过，对个体来说，每个人的优势都体现在不同方面，考试成绩不能覆盖所有。无论是高考状元进入社会以后的人生不如意，还是学历层次不高的人在商场翻云覆雨，都是这种个体差异的体现。

家庭教育理应是一种互动，它不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延续，家长也不能成为第二个教师，帮着批改作业，代理教师的职责。家长介入程度太高了，操纵欲望太强了，会让家庭丧失应有的融洽，会让家庭生活负上不能承受的重压。

我不能肯定，生活在为7分而庆祝的家庭，孩子未来会多么优秀，能取得多大的成就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烟花在夜空中划下漫天璀璨的那一刻，孩子是感到快乐的，会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而感到幸福。家庭教育不一定要把子女塑造成成功的人，但有责任把孩子培养成健全的人。至于接下来的人生艰险之路，终究要孩子自己去走。

暖心